





稽古堂訂正松憲雜錄

唐 李 濬 編

明 高承埏 校



濬憶童兒時卽歷聞公卿間敘國朝故事次兼多語其事特異者取其必實之跡暇日輒成一小軸題曰松憲雜錄

玄宗先天中再平內難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好於觀書迨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

盡舉之帝既勤書海內之風翕然率化尤注意於起居注先天開元中皆選當時鴻儒或真正之士充之若有舉其職者雖十數年猶載筆螭頭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與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天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幸寧王宅敘家人禮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沾資上無自專皆令稟於寧王教上曰大哥好作

主人阿瞞但謹爲上客

上在禁中嘗自稱阿瞞

以是極歡

而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聞行極庶人之禮無以光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前得以行在紀敘其事四季則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然皆依外史例悉上聞庶明臣等守職如螭頭官上以入分書日本國紙爲答辭甚謹然悉允所奏自是

天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
爲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書成寧王上請
自部納于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于史
館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
祿山陷長安用嚴高計未升殿宮先以火干

炬猛焚是閣不移時灰滅故玄宗實錄百不敘

及三四以是人間傳記者尤鮮祿山謀臣嚴庄高尚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呼

木芍藥本記云禁中爲牡丹花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

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

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

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

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

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

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認詔旨猶苦

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

拂曉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
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
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
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
倚闌干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紛畧調
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
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
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

飾繡巾重拜上意龜年常話於五王獨憶以歌
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
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
烏皮六縫爲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
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
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
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
上嘗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還顧悽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上好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

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上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師觀時晦跡尤用卑損會春暮豪家子數輩盛酒饌遊

於昆明池選勝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驅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喝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因大聲曰曾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某也諸少年聞之驚走四散不敢復視於車服上因聯飲三銀船盡一巨餽徐乘馬而東去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惠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讓勸上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為誠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語共危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麪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於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

如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焉后無罪被擯六宮
共憐之

何忠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
童年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
爾日憶所通書可奏爲吾者言之頰應曰木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

失其名

亦進曰新朝涉

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德宗命李泌爲相以泌三朝顧遇禮待信用不

與諸宰輔等常於便殿語及玄宗朝尤惜謬用

李林甫因再三歎息重言曰中原之禍自林甫

始也然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

曰玄宗盛年始初已歷則天中宗多難之後雖

江充將陷矣元賈后欲圖愍懷於睿宗之患無

以改過也及降封臨淄旋出入閣上下鄂杜之

間備聞人間疾苦又以天縱英姿志除內難有

漢宣之多異仗蕭王之赤城故英威一震姦兇

自殪而風尚儒學深達政經薄漢高馬上之言
美武帝更僕之間自初登寶位樂近正人惟帝
之難力所能舉上既勤儉政事無不施行又得
良臣天下自化及東封之後上每覽帝鑿有自
多之言用聲色爲娛漸堂階之峻故古語曰貧
不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若以勤
儉爲志則臣下守法官無邪人及嗜慾稍深則
政亦息矣故林甫善爲承迎上意招顧金玉託

庇左右安國委相之跡如是則百吏可知是以
揚雄言昔武帝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未爲
害也今貨入權門甚於此矣林甫未厭仙客繼
之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亡而齊難
作則古人所諷見於深旨由是必屢以是非諷
之上怡然聽從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書
吾高枕矣太和開成中有程脩已者以善畫得
進謁脩已始以季廉召入藉故上不甚以畫者

流視之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
脩已曰今京邑傳唱牡丹花詩誰爲首出脩已
對曰臣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
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上聞之嗟賞移
時楊妃方恃恩寵上笑謂賢妃曰粧鏡臺前宜
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自太和乙卯歲後上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
之音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

上謂脩已曰斯開元東封圖也因命內巨軸懸
於東廡下上舉白玉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
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元矣由是惋
惜之意見于顏色遂命進美酌盡爵促步輦歸
寢殿開成永諸錄中敘上語李右相曰吾思天
下事難理則進飲醲酌以自醉解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
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

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
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
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
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
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王公大慙而
退

姚崇爲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
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

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
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
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
丞字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
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構曰丞相得罪未宜太
偏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甫正將詔
付於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說之未遭崇構也
前旬月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

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寤獄於京兆尹書
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爲
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斬於一婢女耶說奇其
言而釋之以待兒與歸書生一跣跡去旬月餘
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
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方聞公爲姚相國
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
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

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告云某公之難
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
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
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
旨言之兼用簾爲贄且謂公主曰上獨不念在
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
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日公主入謁具爲奏之
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

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太尉衛國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
山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冥也
公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
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
王生日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
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遽請歸竟不知所去
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

之年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
下深處忽覺力舉異於當時及歛就水次卒不
獲一鱗忽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
驚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藏六府縈脉動竦駭神
魄因隨戰而墜漁人偶話於舍旁遂乃聞之於
公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物之異聞

雷公鑠 辟塵犀簪 煖金魚袋 青龍皮

鄱陽王墓中自動墨研 日中軟杖子 龍腦

香崑崙子 元先生贈韋丹尚書鮫綃 鏤白

玉香囊并玉鑠子長三尺餘 異竹笈長二百

餘尺 黃楊枕支有仙人乘龍形 張公洞翠

碧 中藏上藥

桃源

洞中仙人碁子 不生澁鐵腰帶 韋殷尚書

夢中所得軟羅纈巾 西蜀織成蘭亭 罽賓

國黃金衣 筆管上鏤盧思道燕行歌 拂林

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底寫國王 上又小

貌亦類之 白玉劔長二尺餘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經目識客有

疑問悉用條謹

稽古堂訂正松窗雜錄 終

稽古堂訂正集異記卷第一

唐 河東 薛用弱 撰

明 樵李 高承埏 較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珙 蕭穎士 韋宥

蔡少霞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狐

鶴徊翔焉上親御孤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
徐墜將及地丈許歛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
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
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愍者莫得
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
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
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
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

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
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
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
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
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
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
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
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

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
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
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
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
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
舍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棲棲而無
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
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
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
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
奇之况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
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
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
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

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
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
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
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橐中局
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
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
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
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

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
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
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
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
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
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

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烟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
無成澄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
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
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啓鑪
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
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
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
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

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
吾無身以終志矣况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
前失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
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
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
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飯而
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
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

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
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暹
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
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歲之
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
計僧死像成之日至暹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
之則暹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裴珙

裴季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
以覲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
驅馬徒行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
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
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
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
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僮曰爾可緩驅
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

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卽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郝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

恠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橐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廻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笞之旣至而橐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寶莊橐鞬者令

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
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
投于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
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
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
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

宵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歎
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
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
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
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
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
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
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繼于內穎士驚

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卽令先
窮二子須臾欵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
今有年矣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
開鄱陽王冢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
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于石榻姿狀正與穎
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
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
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

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
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
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
枝有拂鞭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筆絃周
纏蘆心宥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
手復結宥奇駭因寘于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

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卽付筆
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擘然沙洲江徼是
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
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
之赴食隨置復初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
選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勑觀而雙眸瞭然矣
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
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
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
明經得第選蘄州叅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
再授兖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宇
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附近龜蒙水石雲霞境
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風尚於一日泐溪

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
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
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矐人俗潔清卉木
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
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
遽脩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
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
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

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
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
絹文書一賫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
凝神擲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
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
麓源澤東滋新宮宏宏崇軒轅轅雕玳盤礎鏤
檀竦桀壁及鱗差瑤階昉截閣凝瑞霧樓橫祥
霓駟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

集異言 卷一
二十九
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
護諸真班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
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聞
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風歌諧律鶴舞會節三
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
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二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憤人促之恣遽
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克豫

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
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
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孳廉一叟耳固
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巳云
物故

稽古堂訂正集異記卷第一

終

稽古堂訂正集異記卷第二

唐 河東

薛用弱撰

明 橋李

高承埏較

集翠表

王維

王渙之

張鑑

裴通遠

邢曹進

韋知微

狄梁公

寧王

集翠表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表珍麗異常張昌宗侍

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
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
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
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
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
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
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
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
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
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
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
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
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

爲其致公主也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
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
王曰貴王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
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
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
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至何門可見哉子能如
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
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賞琵琶同至公主之第

岐王入曰承貴至出內故携酒樂奉讌卽令張
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
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
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
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
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
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
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

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
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
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
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
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諭託張九臯矣公主
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
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
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
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
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
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
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
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
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

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
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
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
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
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
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
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
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

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
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
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
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
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
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
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掀斂二子曰田舍

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
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
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
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鑑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
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
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

調拜相張驚寤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譯不解
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
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
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矣詔是饒甜饒甜無
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張公
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
郎平章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
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
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
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
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
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
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卽謂曰與嫗同
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中尚可通
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
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
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
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
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
將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

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
卽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
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
爲廣脩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于
床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
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
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
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卽泔

也豈宜糞者哉遂令廣詢于人人莫諭者明日
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
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
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餈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
悟餈爲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
點應手清凉頓減酸楚然旣夜其瘡稍瘳卽令
如前繃縛用力以拔鉗纔及臉鏃已突然而出
後傳藥不旬月而差矣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

乃若此之明徵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
多山魍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
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
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然始
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
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
慥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
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
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雜智能可玩敬以奉贖
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
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誇異於宅內
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尙閉不及兵仗
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開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
路由華州闌闌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
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
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脾下鼻
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纒如食筋或觸之
酸痛刺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緹目睛翻白痛楚
危亟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
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卽輦千縑寘于坐側公因

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
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
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
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
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
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謙話之際鬻馬牙人趨神奴者

請呈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
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
奴口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
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
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寧王曰
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
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
千貫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



博異志序

谷神子纂

名還古

夫習識譚妖其來久矣非博聞強識何以知之
然須抄錄見知雌黃事類語其虛則源流具在
定其實則姓氏罔差既悟英彥之討論亦是賓
朋之節奏若纂集克備卽應對如流余放志下
齋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輒議編題類成一卷非
徒但資笑語抑可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

獲周身之誠只同求已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

稽古堂訂正博異志

唐 谷神子 纂

明 高承珽 較

敬元穎

許漢陽

王昌齡

張竭忠

崔玄微

陰隱客

岑文本

沈亞之

劉方玄

馬侍中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
脩詞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
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
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
水女子可十數歲恠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
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
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
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
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
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
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
一日水頓竭清旦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
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
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
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
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

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爲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巴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

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濶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煦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

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苔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口某以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

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

斗書以今文惟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
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
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
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
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
日暮洪波急尋小浦瀟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

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
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
青衣雙髮若鴉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
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
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
等易服次須更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
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
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堦見白金書曰夜

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盞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

鵲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

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
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
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
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
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
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
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
筆乃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爲匣硯中皆

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
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
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
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
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敝名押
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
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
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

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黧黑而至平明
方自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
至昨晚瀟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
泊舟乃訊之曰瀟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溺
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
楊柳水灑拂禁咒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
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宵於此處取我
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

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
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皆愛人間文字不可
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
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
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
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

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
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倘見舟
人言乃命使費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
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
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
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
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
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
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
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河三尺躍
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
旣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
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公命魚送書
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

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
專者自不之任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
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
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
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
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
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遂射
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入得仙具以此

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
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洎冠帔或人之髮
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
中卽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米伏
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嵩山採芝採畢方
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聞風月清朗

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
一青衣入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
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
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
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
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
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入姨數
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

外報封家姨來也坐未定楊氏云至人
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請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
又出見封氏言前於林下風氣透骨入坐
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
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
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
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
歌曰絳衣被佛容蓋蓋淡染燕脂一朵輕自恨

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
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卽奉
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
皆起至門外刺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
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
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媪舍有事只求處士不
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在苑中每歲多
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

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
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
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
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元
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
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
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
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

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
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
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
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
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任衛護某等亦
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
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
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
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
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
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
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
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
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

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

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更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

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
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
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
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
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
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
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玉籙
玉符玉印玉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旣是仙國何

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
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
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
幸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
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
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
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
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侷樓閣門有數人俯伏

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纜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劔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堅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叅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帔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

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
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
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
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
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
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
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
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

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
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
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
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
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
是異人乃每下朝卽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后
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
墻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

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謂軍涇昔見隴西

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日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

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
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
篇鳳卽起從東廡下机上取綵牋傳春陽之曲
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勝舞
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
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
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旣罷美
人低然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

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
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
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
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
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
西施挽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
江起珠帳擇土塋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
堦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

悟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扃鑰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一

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

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夫不聞其聲明且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敘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我青楓根不記楓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

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逃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乃寄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謂卽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護成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

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
同慎勿暗投也其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
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
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必忤
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矣我而恟遑
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
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
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

出境求蔽于逃民敗室中尚未安聞車馬蹄歎
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
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率人
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
形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
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
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
過尚有餘恐爾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携襖有

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
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
道以援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
動過此厄後勲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
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
也赤髮蝟奮金牙鋒鑠臂曲瘦木甲拏獸爪衣
豹皮禪携短兵直入室來獰目電熒吐火噴血
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始喪魄亡精矣



